

小小说精品系列

盐河旧事

相裕亭——著

打码头 威凤 嫁祸 捉贼 忙年 妙方 跑鲜 斗羊 铜匠 大厨 船贼 吃客 赛花灯 赌城 汪家父子 上席宾客 诱学



盐河旧事



盐外借

小小说精品系列

打码头 威风 嫁福 捉贼 忙年 妙方 跑鲜 斗羊 铜匠 大厨 船贼 吃客 赛花灯 赌城 汪家父子 上席宾客 诱学

盐河旧事

相裕亭——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盐河旧事/相裕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小小说精品系列)

ISBN 978-7-02-013881-4

I. ①盐… II. ①相…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1352 号

责任编辑 脚 印 王 蔚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881-4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小小
说精
品系
列

盐河 旧事

打码头___ 001

威风___ 006

嫁祸___ 011

捉贼___ 016

忙年___ 021

妙方___ 028

跑鲜___ 032

斗羊___ 037

锅匠___ 042

大厨___ 047

船贼___ 052

吃客___ 057

赛花灯___ 063

赌城___ 069

汪家父子___ 073

上席宾客___ 080

诱学___ 085

红绿之间___ 090

狐笛___ 095

厨娘___ 100

鸣嗒___ 106

滚珠___ 111

纳妾___ 116

探子___ 122

匪师___ 126

除患___ 132

选匪___ 136

走火___ 140

小白楼___ 144

画圈___ 148

寻仇___ 153

笑刑___ 158

打牌___ 163

合葬___ 168

杨爷___ 172

沈大少___ 177

玩画____ 182
诱画____ 187
状元坟____ 192
船家____ 196
斗盐____ 201
年话____ 207
摸鱼____ 215
赶海____ 218
套鸟____ 225
转羊____ 227
船号____ 250
广告____ 255

家书____ 241
康家戏匣____ 245
神医____ 250
补漏____ 254

打
码
头

盐河入海口，原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盐碱滩，海风吹来，白茫茫的盐硝，平地而起，如云似雾，狂奔乱舞，遮天蔽日。

有位异乡来的商人，后人称他大盐东，偏偏看中了那片不毛之地。他满怀信心地领来大批穷汉子，在此搭茅屋，支“地笼”，就地整盐田，修盐道，开挖通向大海深处的盐河码头。

起初，跟着东家一起来的少奶奶，后来称之为大太太。她受不了盐区那水咸土碱之苦，整日鼓着嘴，要回城里去。

东家不依。他认准了那片盐碱滩上能淌金流银。他倾其血本，给那些泥里、水里、盐河套里挖大泥的盐工们吃小麦子煎饼、喝大碗的鸡蛋汤，每天给下海滩的盐工发六个铜板，见天还给他们每人发一双崭新的茅草鞋。

清晨，东家通过所发放的草鞋数，知道当天有多少盐工下海滩。以此，估算出当天需要多少张小麦子煎饼，多少碗鸡蛋汤。而那些异乡来的穷汉子们，惜草如金！看到东家当天发给

他们的草鞋尚未穿破便要回收，有些舍不得，窝藏起来，谎说草鞋丢了，领来新鞋，拿去酒馆里换酒喝。

很快，东家发现了盐工们私藏草鞋的秘密，便立下规矩：谁不把当天穿过的草鞋交上来，扣罚当天的伙食。这样一来，那些原本就吃不饱肚子的穷汉子，不得不把穿过的草鞋乖乖地交上来。

东家把收上来的旧草鞋堆在一块空旷而平整的盐碱滩上，多不过三日，就会选一个适当的时机，悄悄烧掉！

东家的这一举动，盐工们并没有在意。大伙都忙着挖大泥、挣洋钱，谁去关心那些穿过的旧草鞋呢。

忽一日，有位盐工夜间起来撒尿，看到东家和少奶奶，一前一后地打着灯笼走近那堆旧草鞋。

那一刻，只见东家划亮火柴，四下里张望一番，随后将那堆旧草鞋点燃了。少奶奶珠光宝气地站在一边，看着东家把那火苗燃旺。然后，猫下腰，仔仔细细地拨弄起地上的火灰。

那位盐工很纳闷，心想：东家这是干什么呢？等他看到东家从草灰里拣出一粒闪光的小颗粒，递给少奶奶时，那盐工恍然大悟：东家拣到的，是一粒金子，或是一粒天然的金砂石。

常言道：沙里淘金。这波涛汹涌的黄海岸，被海浪冲刷了几千年、几万年，没准他东家早就发现这一代海域的泥质里有金子。他让盐工们每天脱下穿过的旧草鞋，换上新草鞋，目的是让大伙把海泥中软中带“刺”的金子给他带回来。这可真是

一本万利呀！

此事，当天夜里就在盐工中传开。

第二天，盐工们再穿着东家发给的新草鞋下海滩，头半晌就有人私下里把草鞋拆散，寻找金子。傍晚收工时，好多人都把鞋底翻过来看个究竟。有人，干脆学着东家的做法，在收工回来的途中，架起柴火，把自己的草鞋烧掉。

这一来，东家制裁丢草鞋的办法更加严厉了！凡是当天不把草鞋交上来的盐工，罚去当日的工钱，并扣除当天的伙食。

尽管如此，仍然有人为找到金子，宁愿饿肚子、扣工钱，也要去鞋里找金子。其间，确实有人在草鞋里找到过金子。

事已至此，东家已无法否认那片海滩里有金子。但他对踩到金子的盐工，提出四六分成，原因是，那片海滩是他花了银子买下的。但盐工们每日下海滩的工钱就此降低了，道理是那片海滩上，有金子可寻！

说来也怪，东家对盐工们如此苛刻，先期而来的老盐工，为寻得金子，还是舍不得离去；而那些闻金而来的异乡汉子们，一传十，十传百，纷至沓来，使东家的盐场，气吹的一样，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不久，那片盐碱地里晒出了白花花的海盐。

可此时的东家，忽而抛开手中流金淌银的盐田，做起了甩手掌柜。他将盐河口那上百顷盐田，转租给当地一些小盐商，他本人只管坐收渔利。



那一刻，只见东家
划亮火柴，四下里张望
一番，随后将那堆旧草
鞋点燃了。少奶奶珠光
宝气地站在一边，看着
东家把那火苗燃旺。

这一来，少奶奶不干了，她惦记着盐滩里有金子，提醒东家，说：“咱们的海滩上，不是有金子吗，怎么能这样白白地租给人家？”

东家没好气地说：“你知道个屁！”

东家本想告诉少奶奶，海滩上的金子，都是他私下里设的套儿。那话已到嘴边了，他又咽回去了。

威 风

东家做盐的生意。

东家不问盐的事。

十里盐场，上百顷白花花的盐滩，全都是他的大管家陈三和他的三姨太掌管着。

东家好赌，常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去赌。

那里，有赌局，有戏院，还有东家常年买断的一套沿河、临街的青砖灰瓦的客房。赶上雨雪天，或东家不想回来时，就在那儿住下。

平日里，东家回来在三姨太房里过夜时，次日早晨，日上三竿才起床，那时间，伙计们早都下盐田去了，三姨太陪他吃个早饭，说几件她认为该说的事给东家听听，东家也不知道是听到了，还是压根儿就没往耳朵里去，不言不语地搁下碗筷，剔着牙，走到小院的花草间转转，高兴了，就告诉家里人，哪棵花草该浇水了；不高兴时，冷着脸，就奔大门口等候他的马

车去了。

马车是送东家去镇上的。

每天，东家都在那“哗铃哗铃”的响铃中，似睡非睡地歪在马车的长椅上，不知不觉地走出盐区，奔向去镇上的大道。

晚上，早则三更，迟则天明，才能听到东家回来的马铃声。有时，一去三五天，都不见东家的马车回来。

所以，很多新来的伙计，常常是正月十六上工，一直到青苗淹了地垄，甚至到后秋算工钱时，都未必能见上他们的大东家一面。

东家有事，枕边说给三姨太，三姨太再去吩咐陈三。

陈三呢，每隔十天半月，总要想法子跟东家见上一面，说些东家爱听的进项什么的。说得东家高兴了，东家就会让三姨太备几样小菜让陈三陪他喝上两盅。

这一年，秋季收盐的时候，陈三因为忙于各地盐商的周旋，大半个月没来见东家。东家便在一天深夜归来时，问三姨太：“这一阵，怎么没见到陈三？”

三姨太说：“哟，今年的盐丰收了，还没来得及对你讲呢。”

三姨太说，今年春夏时雨水少，盐区喜获丰收！各地的盐商，蜂拥而至，陈三整天忙得焦头烂额。

三姨太还告诉东家，说当地盐农们，送盐的车辆，每天都排到二三里以外去了。

东家没有吱声。但，第二天东家在去镇上的途中，突发奇



东家没看陈三，只用手中的拐杖，指了指他脚上的靴子，不温不火地说：『看看我的靴子里，什么东西硌脚！』

想，让马夫带他到盐区去看看。

刚开始，马夫以为自己听错了，随后追问了东家一句：“老爷，你是说去盐区看看？”

东家没再吱声，马夫就知道东家真是要去盐区。东家那人不说废话，他不吱声，就说明他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

当下，马夫调转车头，带东家奔向盐区。

可马车进盐区没多远，就被送盐的车辆堵在外头了。

东家走下马车，眯着眼睛望了望送盐的车队，拈着几根花白的山羊胡子，拄着手中小巧、别致的拐杖，独自奔向前头收盐、卖盐的场区去了。

一路上，那些送盐的盐农们，没有一个跟东家打招呼的——都不认识他。

快到盐场时，听见里面闹哄哄地喊呼——

“陈老爷！”

“陈大管家！”

东家知道，这是喊呼陈三的。

近了，再看那些穿长袍、戴礼帽的外地盐商，全都围着陈三递洋烟、上火。就连左右两个为陈三捧茶壶、摇纸扇的伙计，也都跟着沾光了，个个叼着盐商们递给的烟卷儿，人模狗样地吐着烟雾。

东家走近了，仍没有一个人理睬他。

被冷落在一旁的东家，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那帮闹哄哄

的人群后面，好不容易找了个板凳坐下，看陈三还没有看到他，就拿手中的拐杖从人缝里，轻戳了陈三的后背一下。

陈三一愣！还没有反应过来身后的这位小老头，到底是不是他的东家时，大东家却把脸别在一旁，轻唤了一声，说：“陈三！”

陈三立马辨出那声音是他的大东家，忙说：“老爷，你怎么来了？”

东家没看陈三，只用手中的拐杖，指了指他脚上的靴子，不温不火地说：“看看我的靴子里，什么东西硌脚！”

陈三忙跪在东家跟前，给东家脱靴子。

在场的人谁都不明白，刚才那个威风凛凛的陈大管家、陈老爷，怎么一见到眼前这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就跪下给他掏靴子。

可陈三是那样的虔诚，他把东家的靴子脱下来，几乎是贴到自己的脸上了，仍然没有看到里面有何硬物，就调过来再三抖，见没有硬物滚出来，便把手伸进靴子里头抠……确实找不到硬物，就仰起脸来，跟东家说：“老爷，什么都没有呀！”

“嗯——”东家的声音拖得长长的，显然是不高兴了。

东家说：“不对吧！你再仔细找找。”

说话间，东家顺手从头上捋下一根花白的头发丝，猛弹进靴子里，指给陈三：“你看看这是什么？”

陈三捏起东家那根头发，好半天没敢抬头看东家。东家却蹬上靴子，看都没看陈三一眼，起身走了。